

旧事 “老亲爹”的豁达

□ 叶瑞刚

父亲生前为人仗义,喜欢结朋交友。记忆中,父亲结拜过几个干亲家,我们兄妹称呼他们为“老亲爹”。我曾问,为何叫“老亲爹”?父亲说,“老”是对长辈的尊称,“亲”,叫着亲热。

我的一个老亲爹叫张德金,家住宣威务德镇宏爱大队何家村。他老人家虽然去世多年了,但他博大的胸怀,洒脱的态度,令人难以忘怀。

我第一次到老亲爹家的情景,至今记忆犹新。那是一个冬日的下午,天空飘着雪花,父亲牵着牛,我坐在装有红萝卜的牛车上,凛冽的寒风呼呼作响,刮在脸上如刀割般痛。走了好久,来到老亲爹家门口。一位中等身材、手提二胡的长者开门迎接。遵照父亲嘱咐,我喊过“老亲爹好”后,定睛细看,老亲爹面目清秀,脸色红润,举止轻巧,精神矍铄,两眼炯炯有神。

跨过门槛,环顾四周,这是一套小四合院房子,青瓦土墙,木门木窗,左面栽有一排桐子叶树,剪得整整齐齐,右面是石头砌的花台,耐寒的杜鹃花开得正艳。

上学后,我又去过几次。每次老亲爹都要吹笛子、拉二胡,唱《东方红》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等歌曲给我听。他边拉边唱,仿佛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开心果,把快乐和幸福送给他人。

后来我才知道,老亲爹的童年很悲惨。1928年2月9日,他出生在乌蒙山区一户贫苦农民家庭,11岁那年,父母在10天内相继去世,他成了孤儿。他跑进地主家,磕了3个头,以3年长工的条件换来两口棺材,在乡亲们的帮助下,埋葬了二老。3年后,老亲爹与村里一名童伴,走出大山,卖力糊口。

几年后,他偶遇永坤支队。当他得知这是一支为贫苦农民打天下的队伍时,找到领导,要求加入。领导见他身单力薄、年龄小,没有同意。他就一直跟着队伍走了几天,领导被感动,答应了他的请求。

两年后,老亲爹正式参军入伍。他天资聪颖,苦练军事技术,学习文化,从识字写字学起,当兵一年就能读报,帮战士代写家信。因学习勤奋,训练刻苦,立了功、授了奖,在新中国成立前夕,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,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,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人生追求。

1952年,老亲爹响应党的“精兵简政”号召,申请复原,回到家乡。村里有一名王氏老妇人,无儿无女,年老多病,无人照顾。老亲爹认其为母,老人拒绝说:“你是有出息的人,不要为了我耽误前途。”老亲爹回答:“我是一名孤儿,端过村里百家的碗,吃着乡亲们的饭长大,‘知恩不报非君子’。”就这样,老亲爹为老人煮饭、洗衣、洗脚,“尽孝”30年,老人活到了88岁。

回乡不久,老亲爹被选为乡领导。有了舞台,就要做实事。他开办扫盲学习班,担任教员。带领群众修路建桥,挖沟修渠,开垦荒地,改良土壤,努力增产增收。1956年,他被评为省劳模,到北京参加表彰大会。

过度劳累,积劳成疾,老亲爹倒下了。医院诊断为严重肺结核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,病情加重,医院出具了病危通知书。

回到家,他躺在床上想:乡亲们把我养大,党给了我光明和荣誉,还没有回报,就要走了吗?他听村里的老人讲,山上有一种草药能治病,于是,他起身下床,拄着拐棍,踉踉跄跄爬上山,挖草药煮水喝。一个月、两个月……奇迹出现:咳嗽减弱,身体渐渐有力,病情痊愈。

治好了自己的病,何不为群众解除病痛呢?老亲爹翻山越岭,步行六十多公里到县城,拜一名老中医为师,借来中医书籍,学理论,采实物,反复对比,用自己身体做试验,掌握了二十多种草药的功能与疗效。他治病的消息传开后,找他的人多了起来。县城一名高中学生,经常流鼻血,到医院治疗,效果不佳。吃了老亲爹配的中药后,十多年未流过鼻血。东川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,得了哮喘病,但家庭困难,没钱看病,一度对生活失去信心。老人辗转几百公里,来到老亲爹家。老亲爹熬药给他喝,不仅供吃供住,免费治疗,返回时还给了他车票钱。病愈后,他给老亲爹寄来了一面绣有“乌蒙华佗,妙手回春”的锦旗。

子女曾建议老亲爹找政府解决农转非户口。他说:“我和你们的妈都是党员,要为党分忧,为国家解难,不给政府添麻烦。”在老亲爹的心里,“国家”二字永远高于一切。

2013年,老亲爹过生日,他的好友、务德村委会原何书记送来一块祝寿匾,匾上刻着:“挚友张君德才良深,品行贵重君玉似金,喜爱文艺善奏胡琴,收养义母以礼孝敬,自学医术妙手回春,乐观豁达幸福一生……”十多天后,老亲爹去世,享年85岁。

杂感

记忆中,儿时的清明节是热闹的时候。那时爷爷还在,每年清明的祭祀都是他一手操办。

没想到数年后,他变成了那个被祭奠的人,永远沉睡在冰凉的大地中,令我怎样呼喊都于动无衷。随爷爷消失的,还有那纯手工编织的纸花。

清明扫墓,用鲜花祭拜祖先是我国的传统。在我的家乡,我们扫的不是墓,是土坟;花也不是鲜花,而是手工编织的纸花。

我那慈祥的爷爷,从小饱读诗书,习得一手好字,心灵手巧,练就一手好工艺。门前的竹园就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,各种竹片树枝到了他的手里就像变魔术一样,一会儿变出一只竹篮子,一会儿变出一个箕箕。

清明前几天,爷爷特别忙,因为村里的人都请他扎纸花。彩纸是各家各户买来的,竹片是就地取材。一大早,爷爷就会带着他的老伙计——劈刀,到门前的竹园里,挑选合适的竹子,砍下背回家,门口的稻谷场就是他的战场。我很喜欢看爷爷砍竹劈蔑,但他每次都让我回屋,怕长长的竹条,一不小心刺伤我。我只好听话,趴在窗户上,看他与竹子的纠缠。

做纸花选用的竹子不需要太大,用箭竹或斑竹就好。一条细长的竹子在爷爷手里三下两下就被砍枝

消失的纸花

□ 王调忍

去叶,分成几段,等待着命运之手的安排。爷爷那潇洒的动作像是练就了十八般武艺,让人赏心悦目、叹为观止。以至于小小的我心中一直有一团疑惑:爷爷是否有神功?为何除了教我读书写字,从不教我练功?

一晃眼的工夫,那几段竹子像被施了魔法,变成了一堆竹签。只见爷爷把竹签一支一支打磨,细心削去毛边,这是一个细工慢活,他也不急不躁。差不多要用一天的时间,他才能弄好花的枝干。接着就是裁纸,五颜六色的彩纸,被他剪成大小不一的形状,分类放好。再去剪扎花的铁丝,然后去调浆糊。小时候总以为浆糊很好吃,直到偷吃一口后,才发现味道并不美好。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了,爷爷就开始了他的艺术创作。

这个环节,爷爷是允许我捣乱的,我一会儿帮他拿竹签,一会儿帮他拿彩纸。我有模有样地学着他,把纸揉一揉卷一卷,在收口的地方点上浆糊。经过他手的纸瞬间变成一朵鲜艳的花,经过我手的纸却变得皱皱巴巴。不服气的我屡试屡败,爷爷笑盈盈地传授着秘诀。最终,功夫不负有心人,我扎出了一朵颤颤巍巍的花。

爷爷扎的纸花很像木槿花,有单瓣的,还有重瓣的。里面用小一点的纸卷,外面再裹上一层大的,白色的纯洁,黄色的温暖,紫色的庄重。有时颜色会混搭,扎出来的尤

为漂亮,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。

花朵全部扎好后,就开始装枝干。这可是个体力活,先要把竹签的一头劈开一点,把花朵根部塞进去,然后用小铁丝绑紧。只要有一个地方做得不到位,花朵就容易掉,这时我可不敢捣乱,那可是全村人的希望之花。经过几天的忙碌,终于赶在清明节前一天完工,爷爷会把花一分给村民。一家几座坟就分几朵,一般一座坟插一朵花。

清明节这天,我们一大家子会在爷爷的带领下上去上坟。母亲拎一篮子祭祀的饭菜,爷爷和父亲扛着锄头,我和姐姐握着纸花。花不敢给弟弟,怕他搞破坏,只让他在后面跟着。

到了奶奶的坟前,爷爷和父亲会把坟头坟边的杂草树枝修一遍,再添上新土,母亲则把祭品一一铺开。爷爷选了一朵大红纸花,插在奶奶的坟头,此时我看到那双浑浊的眼睛,目光温柔而坚定,透出一种无法穿越的思念。

如今,纸花消失了,爷爷不见了。儿时的记忆散落在斑驳的时光中,只剩爷爷那温柔、坚定的目光,像一束光,总在黑暗中照亮我前行的路。

又是一年清明时,草熏风暖,梨花如雪。风起时,如雪片般又轻又薄的梨花顷刻间纷飞满地,把我满满的思念带到最亲最爱的爷爷身边。

存德立柱 慈悲悬壶

——追忆恩师谢存柱

□ 方群

人物

清明时节,追思满怀。2021年春节前夕,我的第一位中医临床老师谢存柱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。如今,先生辞世已一年有余,然而,先生的音容笑貌依然宛在眼前,深深教诲犹在耳边。

谢老出生在玉溪市江川区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,从小便立志做一名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的科学家、专家。20世纪60年代初,他考入云南省中医学院。大学期间,异乡求学的谢老生活极度拮据,学业却出类拔萃。毕业时因品学兼优被安排师从云南省名老中医牛少宾主任医师学习,后来又被分配到西山区人民法院,如愿成为一名悬壶济世的医科人才,用一生的实践奉献给国家的卫生事业,并荣获云南省“荣誉名中医”等诸多殊荣。

1996年8月,我从云南中医学院毕业分配到西山区人民医院中医科,时任科主任的谢老手把手带了我7年。初入杏林,得遇良师,一直是我从医以来最大的幸运。

我始终难忘谢老对每一位患者的深情大爱。谢老退休前,每到医院门诊日,前来应诊的患者络绎不绝,很多还是长途跋涉慕名而来的患者。谢老对每一个来问诊的患者总是暖言关怀,不辞其烦。有的患者记性不好,谢老总不免反复交代用药注意事项;有的患者因病抑郁,谢老问诊开方之余还悉心安慰

不断鼓励。殊不知,谢老自己却常常因此延迟下班忍饥挨饿,或是带病坚持上班,将自己的病痛置之脑后。有一天上午,谢老拖着病重的身体,为患者看病,结束时已到下午一点多。离开问诊室后,他躺倒在了输液床上。

我始终难忘谢老至精至微、精益求精的医道之要。他重视对中医四大经典中经方的研究,也不拘泥对经方的继承,而是博采众长,辨证施治。他还结合自己的经验,对泌尿系结石、胆结石、支气管哮喘、妇科崩漏等常见病、多发病创新出许多辨证施治的新疗法、新配方,积累了富有特色的治疗经验。在临床实践中,他主张要取得好疗效,就要重视“辨证论治”“审证求因”的思想。从医50余年来,谢老诊治患者无数人次,治愈了很多疑难杂症、危重症患者,写出了40多篇医学论文。

我始终难忘谢老慈悲悬壶的医者仁心。谢老曾说:“能为别人的健康、快乐、幸福而做点工作时,是我最愉快的时候。”他和我们日常交流时还讲过:“人的生命是世间

万物中最宝贵的东西,没有了生命,就没有了一切。各种受到伤害或快熄灭的生命,经我们全心全意、忘我的,甚至废寝忘食的、卓有成效的工作后,其生命的完整形态、功能部分或全部恢复。这样的工作就是对他人有用,对人民、对社会、对国家的贡献,就是最有价值的工作,它会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快乐和幸福,人生应该在这样的工作中、追求中度过!”

谢老一生治愈无数病痛,挽回众多生命,却因每每废寝忘食,积劳成疾,终至与世长辞。多年来,谢老躬身做事,不辞善小,桩桩件件、点点滴滴看似平凡,却在我们心中树起了悬壶立柱的铮铮风骨。

深深怀念恩师谢存柱主任医师!存德于世,风骨如柱;高山仰止,铭心永忆!

